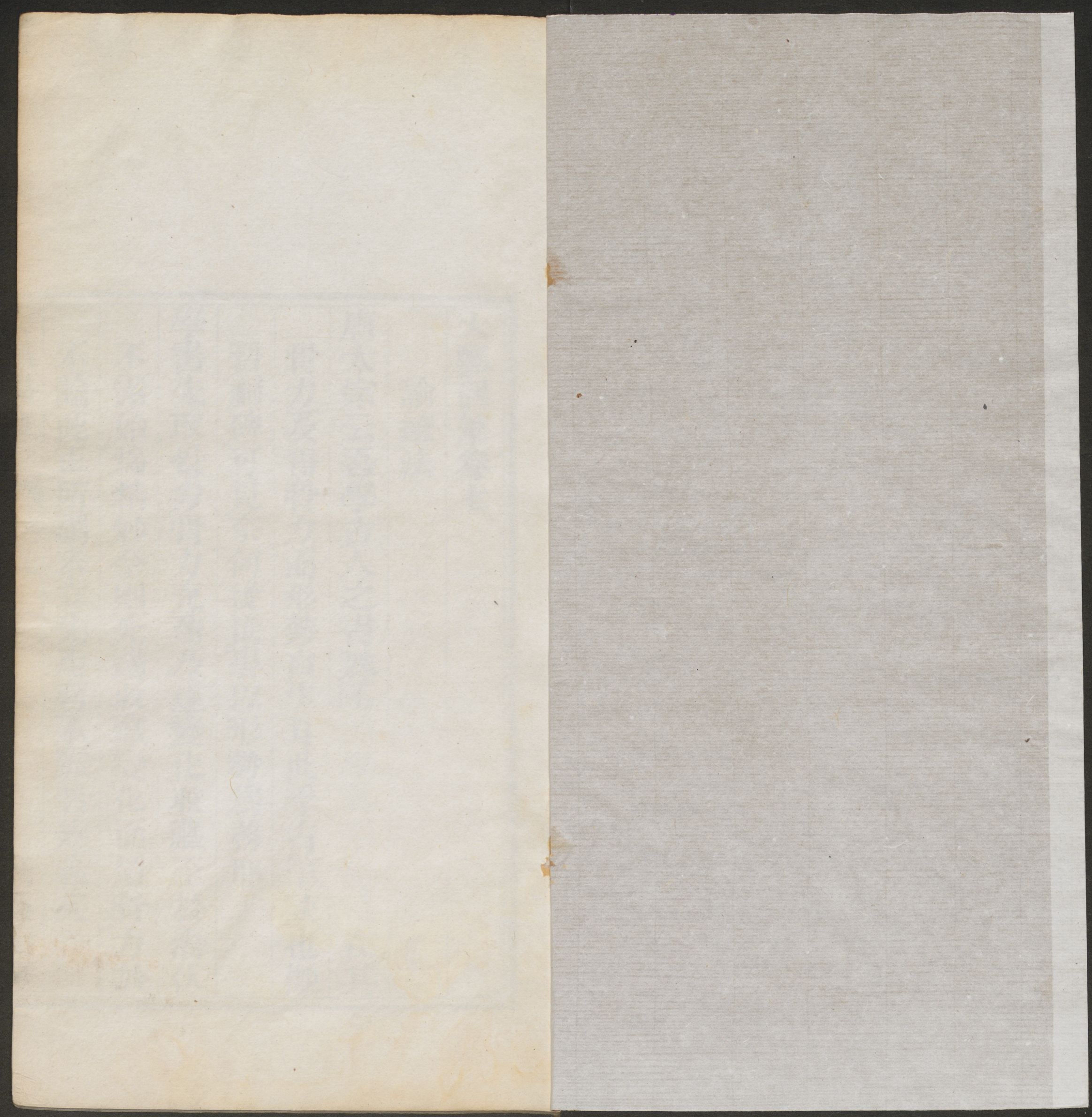


TNC 6138/4238(4)

71242





大瓢偶筆卷七

論筆法

唐太宗云吾學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此千古筆訣也觀晉祠碑可見奈何後世專以形勢爲務耶

學書先取骨力骨力充盈乃遂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爲精妙今則先講收藏變化而置骨力於不論此正所謂未立先走有不蹶者幾希矣



唐文皇去晉未遠故能多購右軍書以傳其筆法今
右軍真蹟既絕筆法不傳又有宋元明人書以亂
之雖有振興如文皇者亦何益哉

廣川書跋曰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
庭清濁字三點爲勢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
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
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董道
此言雖未能深知逸少之妙然世人以末爲本之

病舉能指出可爲後學之戒無如今時學書者舍
本不務專務其末如無悶堂三字經營三載嘔血
數升而後能成及觀其書徒排筆畫而已殊無蒼
勁之氣古人榜書不聞艱苦如是而宗之者幾如
唐人之宗逸少可謂惑之甚者矣

側不貴卧勒常患平弩過直而力敗趨當蹲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
趨趨以開撐此柳子厚筆賦中語也雖未盡八法

精微然亦有可取者

昔人運筆側掠弩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矣

作書須知頓挫二字而頓爲尤重頓不僅在住處又以下筆時爲主此卽所謂意在筆先也

住筆之頓不過畧停發筆之頓非用全副精神不可也

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令大觀蹙展二字便知其人能

言而不能行也蓋學書者果能意在筆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自然大小合宜何用安排蹙展哉

宋道士陳景元論歐陽詢曰人皆知其體方而不知其筆圓余謂此調停之說也然亦何所庸其調停耶字以方爲體圓爲用方爲骨圓爲肉故學者必先方而後圓苟或工夫未化容或有方而未圓者斷無有圓而不方者圓而不方則骨不立矣骨既不立肉於何附徐吏部言之詳矣如信本者正所

謂方而未圓者也

字體方圓之說，猶未盡其奧。究而言之，全在指之實與不實。臂之熟與不熟。蓋指雖不動而著管，稍有不實，則運用怯弱，勢必借力於紙。臂運不熟，則筆提不起，纖毫未及，舒直遽作轉折，勢必鋒鏘外露。所以落筆多方，如果指極堅實，臂極純熟，則運用靈活，遲速合宜，自然骨肉停勻，方圓無迹。久而久之，超神入化矣。若彼任指飛動，不講筆法，亦能

圓活，是以因陋就簡者多。其如無骨何哉。

相傳常熟父老愛張旭書，屢求判狀。是求旭書也。及旭問知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旭由此盡得筆法，則又傳旭書法矣。古今來懷才抱德而虛己下人者多矣，蓋可忽乎哉。

按東坡集題跋書張少公判狀云：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

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

昌黎云張旭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必於書焉發之余謂此乃旭之所以爲旭也若右軍則養氣和平自有從容中道之妙

蔡端明曰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是言也世多疑之余謂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及擔

夫與公主爭路聞鼓吹之音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皆悟筆法何獨於畫而疑之

古人悟筆法者唐虞永興以道字張長史以擔夫爭道以鼓吹以公孫大娘舞劍器懷素以夏雲宋黃山谷以長年盪漿雷太簡以江聲文與可以蛇鬪古人悟筆法有因擔夫爭道者有因公孫大娘舞劍器者有因長年盪漿者有因適野見二人挽手行泥淖中者余謂此等話頭要非徹始徹終一了百

了之悟亦就其所至之淺深而觸發耳

古釵脚屋漏痕圻壁路此平原與素師三昧語也千

古指爲秘訣余以其在外面講極不喜

學書在得筆法而會古人之意不在學其規模不則
學聖教成院體學歐顏成屏幃體學褚近佻學旭
素近怪學米近野學趙近俗學董近油反成不治
之病矣

唐陸希聲得撥鐙法凡五字曰撇押鉤格抵以授沙

門訾光訾光授翰林供奉刁衍李後主得之復增
導送二字爲七字訣歷尹熙古查道始及元人盛
傳之至明祝允明又增一拒字爲八字訣余謂五
字本無病病在導送拒亦蛇足一切掃除方有進
步

按墨池編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
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曰撇押鉤格抵
用筆雙鉤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

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咸得之希聲以授沙門
訥光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
寄訥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訥光感其
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刁衍言江南
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
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絕查道始習
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乃雙鉤用筆

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宋董史良史
皇宋書錄中首列江南後主李煜字重光又列
查道尹熙古亦載皇朝類苑云查道始習篆患
其體勢弱熙古教以此法蓋謂查道初學篆患
體弱而熙古教以撥鐙法也今以始字屬查道
名誤矣攷當湖戈守智達夫漢溪書法通解載
李後主煜曰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
并鍾王傳授於歐顏褚陸流於此日非天賦其

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
安得不秘而寶之所謂法者撇押鉤揭抵導送
是也又秀水朱履貞閑雲書學捷要載元陳翰
林思繹曾第一執筆法撇者大指骨上節下端
用力欲直如提干鈞押者捺食指著中節旁以
上二指著力鉤者鉤中指著指尖鉤筆合向下
揭者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際揭筆合向上抵者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以上二指主轉運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
小指送名指過左以上一指主牽過右名撥鐙
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
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中開如馬鐙也足踏馬
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朱履
貞解謂鐙卽燈字撥鐙者三指挑鐙之喻形也
愚謂陸希聲撥鐙法以撇押鉤格抵五字分配
五指此天生成法不容增減第用其法而懸肘

腕書之則導送二字即在肘腕運用中非別有所謂導送也若別添導送二字則必須動下三指而後可且拒字即在格抵二字內格者謂名指與中指相格如格鬪之格乃著力字李後主以揭字換却格字謂須揭筆令向上則勢往外撥名指用力已覺輕鬆又誤以導送為在五字外而磔法復喜作顫掣勢故有金錯刀之目況抵字專屬小指何用復於各指添拒字若五字

外更添二三字是必五指外更多二二三指而後可矣至祝枝山本枝指生則其增拒字於五指外也亦宜

陸希聲撥鐙法鐙字讀作去聲云大指相對處圓如馬鐙余最不喜此解鐙本古燈字謂筆法將絕如燈之將熄撥之復明耳

唐陸希聲恐學書者指動人有五指立訣五字曰擲押鈎格抵謂之撥鐙法鐙古燈字蓋謂右軍筆法

將絕如燈之將熄撥之使之復明也李後主不知其意妄增導送二字夫五字訣所以禁指之動也導送則使之動矣遂有元人陳繹曾者解撥爲動鐙作去聲謂如騎馬者足之入鐙也後人宗之以爲不傳之秘康熙中如馮補之黃自先陳子文之類皆守而不變往時陸冰脩作詩贈子文以鐙字押作平韻子文次和直指其誤冰修爲之剖釋子文不服故新城送子文守石阡詩有切莫逢人笑

撥鐙之句蓋謂之也夫子文以冰脩爲之友新城爲之師而又規之謂之若此尙不覺悟況其他哉書此以示知者

講撥鐙法者莫如陸希聲晉光刁衍尹熙古查道始然諸君書絕無傳者惟李後主有書名而所謂金錯刀者亦無足取然則撥鐙法亦何益於書耶

按查道下應刪始字五代詩話後主李煜字重光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卷帛而書之世謂

撮襟書復喜作顛掣勢人又目為金錯刀

釋詁光書史會要雖稱其潛心草書然未傳其一字

惟稱其得陸希聲撥鐙法耳

按墨池編有詈光大師草書歌二首

林韞曰吾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云撥鐙推拖撚拽是也其說與陸希聲李後主不同

按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載林韞曰盧肇謂余曰子學我書但得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力不

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

西上下何所閱焉又曰我昔受教於韓吏部其

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

法盡於此矣是此法乃盧肇得於韓吏部而以

授林韞非林韞自述得於韓吏部也

黃山谷謂徐季海用筆勁正王侍書筆法圓勁而韻

俱不足夫韻非獵取而得也筆法未得日求其韻

而日增其俗筆法既得則不求其韻而自韻矣此

三昧語也惟可與知者道

前輩多云黃魯直側筆作書心固疑之及觀其論書云學字先當雙鉤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夫筆側者皆因雙鉤不實提不能高之故今既雙鉤蹙壓則指不能不實高提筆則勢不能側矣豈得以是污之耶

海嶽名言曰字要骨格肉須裏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余觀其

臨右軍書始知其言之有得

四友齋叢說極稱元人郝陵川書余取而細味之如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神凝則象滋似有理會若腕活則筆端墨注則神凝等語尚覺隔鞞搔癢恐是道聽塗說非真有所得者也

按明楊慎丹鉛總錄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蕩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

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

袁褻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以余言之關係只在第四指右軍第四指得力故能內擲大令不甚得力故見其散朗非能外拓也

四明豐考功坊雖爲吳下諸君子所貶然觀其論書如第四指得力縱橫運轉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無病之類實可救李范庵三指如撮之弊

但於唐則取泰和而斥徐季海賀季真於五代則取李重光於宋則取南宮而斥魯直於元則斥伯機於明則斥南賓履吉似乎所學與所取尙不相符不知其何說也

按明嘉興汪挺曾城書法粹言豐道生筆訣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

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又云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行間直下而無欹斜之患此其所論筆法皆爲書家正宗

四明豐道生筆訣指出第四指最得筆法王元美稱其宗主右軍兼享魏晉旁及唐人宋元及近代明則不甚齒然其筆訣所稱庶幾於是者則仍列蔡君謨米元章康里子山趙子昂宋仲珩李貞伯祝希哲文徵仲於五代之後則非不齒者也

姜西溟少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姆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卽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

單鉤雙鉤本古法也前輩往往專用上三指而廢第四指豐道生特爲拈出余初亦不知用後見姜西溟執筆乃節取之

學書必先清心將欲臨池先掃心地使之一念不雜

靜如止水然後聚指筆端將大指橫頂於內食指
中指雙鉤於外小指助無名指盡力抵住肘不靠
桌加以意在每筆之先而盡一身之力以送之則
思過半矣

學書有二訣一曰執筆二曰用意執筆之訣先將大
拇指橫頂筆端食指中指雙鉤於外次將無名指
背抵於內而以小指助之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
之用意之訣必先凝神定慮萬念俱空然後下筆

務使意在畫中不令心籠字外而以頓挫出之加
以習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縱橫上下奴
視宋元矣

書有二訣曰執筆曰用意執筆者何先以大指橫頂
管端食指中指雙鉤於外次將無名指堅抵於內
小指助之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勿令指動用
意者何每筆將落之先作一頓使意到筆尖既到
筆尖勿更凝滯務盡一筆之致而又頓之一筆如

是筆筆如是萬勿胸中預作間架打算分間布白
蓋一作間架則胸中眼中俱有全字纔寫第一筆
便心馳第二三筆現寫之第一筆意反不在直至
寫完終無一筆用意縱使間架極勻亦是泥塑木
雕終與活人有別如能於筆畫間用意則筆筆沉
著筆筆生動一點一波皆可單行而分間布白亦
無不合如人之四肢五官絕無安排之者而亦豈
有顛倒錯亂者哉

余生平論學書要執筆正心原不要摹帖但恐危而
未安亦須取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時時諦觀以
印證之

柳誠懸心正筆正一語予雖於三四年前指爲千秋
筆訣掃却筆諫之說究未實在體驗大段以一念
不雜爲正戊子四月望後一日在黔使院見山書
屋作小楷覺弩策波磔至後半心輒動動卽偏偏
卽壞矣乃沉其心而正之往往十得七八

學書小技也而必言正心誠意似近迂腐不知肘懸指實之後若心不正必有欹斜佻達之態意不誠則渙散粗浮而無着不能意在筆先勢且中離必至參差牽滯不能氣足神完曲盡一筆之致此余實從心畫中體驗得來故曰小技也與大道合

朱子雪鴻素不知書一日會繆氏既閑堂聞予主敬養氣之說次日語文子曰得之矣此是收放心要訣非萬緣俱空不能下一筆小技也與大道通焉

楊子曰得之矣

虞山亡友馮補之昔者館於吳門數數過余論書每多不合蓋余所主者筆法而補之所講者間架間架之說起於歐陽信本而補之之間架又與信本不同此其所以不能服余之心也至若筆法與間架相背之處是時余亦未深知又何以服補之之心耶

吳門汪文升宮允用馮補之法學趙文敏惡言執筆

見余書輒貶以爲不知分間布白一日同余送梁質人於京師玉皇勝境質人尙在內城相與坐車箱待之因論書法文升乃大服明日延余至邸舍問筆法遂授之然分間布白之說終不能破也

福州高斯億憤世人皆習趙董乃懸臂實指學晉唐以救之而筆法未得示人者皆璞也聞余留心於此俟余行屬藍公漪爲介追送於洪山橋余感其意以筆法示之斯億之父雲客予老友也亡已數

年矣

虞山鈍吟老人論書大概祖陳繹曾而繹曾翰林要訣十二章本以執筆爲第一是以鈍吟訓於家庭有筆法結法二說何以補之置筆法不講單以結法爲教豈非務末而遺其本乎吾不能爲補之解也

余大小字皆懸肘撮管學書者始則以爲甚難小試之覺其可大試之卽筆畫猶未合法而筆下業已

沉著覺不懸不撮所書雖極秀潤皆出其下遂有欲罷不能之勢矣往與補之相聚論書總以結法爲主而列其目有四病三十二筆余以筆法駁之則悻悻然見於面今觀鈍吟老人論書則結法之前本有筆法一段也何畧而不言耶

余雖不尙分間布白然筆畫不廢近取一中池寫永國成風以授初學往往不數日而知筆法頗自負以爲學書捷徑不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余所得筆法人皆畏其難不知世人皆爲俗學所染驟然改手未免費力苟非深信篤好鮮有近功若童而習之不過三月便能純熟純熟之後如能用意不須摹帖筆筆與古人暗合前閩中丞張儀山仲子廉公七歲時授以筆法一年後卽佳金壇蔣湘帆十五歲從余學書今小楷冠絕一時余不及也張敬止歌童順郎年十八見余書輒來觀未半歲卽能擘窠大書甚有筆力此其證也

往在閩中每日侵晨作小楷百字辰巳後則心雜亂
止可作行草不能小楷矣今雖事簡然午前作小
楷亦不過二百若行草便可得四五百矣學書莫
難於楷故楷不能多文皇購大王書得行草二千
二百四十紙而正止五十紙非其明證歟

作書定要指實然實最難言余究心於此十餘年矣
自覺與年俱進比前較實然與聖教等帖比對便
有天淵之別安得搨破管如馮侃之筆有一爪跡

耶

余四十後始知究心筆法而又奔走衣食不能專心
學習比年以來作小楷至二百便肘臂無力大指
亦痛因嘆少年不學老將奚成偶閱弇州評祝京
兆書約齋閒錄序謂其與黃道中字說皆晚歲筆
人不可以無年一段又復自慰庶幾於一無所營
萬念俱息之時專力於此以冀有成則京兆堂廉
或亦可望見也

余家高曾以來多有書姿而皆不學惟先府君學曹娥聖教而聖教尤熟雖造次顛沛不失規模仲父懷遠將軍九有公學黃庭未成而心篤好之余六七歲時卽臨先府君扇書曹娥碑得其形似十三四九有公命學黃庭經十六七出就外傅隨俗學董宗伯繼又學顏魯公劉太冲序十八見米海嶽天馬賦專意學之凡書付雲間崇沙人者皆米也二十一歸故鄉故鄉皆詆之乃始學聖教雖與時

流爭名儼然以書家自命實無所知也四十五六畧知究心筆法矣而尙無所得指復時翕翕動書亦弱劣五十一二見王季瞻宋搨九成宮帖汪安公邕禪師碑始得聖教門戶又從聖教羲字戈法悟大小書非懸肘不可五十三得意在筆先筆字之解五十七知用意今五十九矣始知頓挫輕重之法日懸肘作細楷可得三百惜乎晚年解悟氣弱目昏鍊之未熟與晉唐碑版較對尙未能望其

項背也

此一則從家庭紀述增入

論筆墨

書之佳不佳筆居其半吾不知古人何如就吾而論
 秃爲上新次之破又次之水又次之羊毫爲下
 書必擇筆筆佳者秃亦可書否則不秃有破而已破
 則萬不可書古人所謂不擇筆者蓋不擇新舊非
 不擇善惡也不然蕭何王羲之王僧虔虞歐諸公
 何以止言能用秃筆不言用破筆而右軍父子非

宣城陳氏筆不書哉

筆必須擇是以王氏父子用宣城陳氏筆韋誕用張
 芝筆東坡用杭州陳奕筆康熙間筆工惟湖州沈
 明機錢公立明機之子便不堪矣

近代筆工出湖州猶之宋以前之宣城也明清間則
 有鈕國瑞高茂華錢明宇王瑞華康熙中則沈明
 機錢公立公立明宇之子也余非此兩人筆不用
 康熙間筆工以沈明機錢公立爲最今吳門有沈楚

白作紫毫及兼羊毫甚佳不在沈錢之下

製筆不盡兔羊毫也張芝鍾繇王羲之皆用鼠鬚筆

小歐用狸毫筆南朝老姥作筆用胎髮蜀有石鼠

毫筆粵有雞毫筆草筆又有以人鬚為筆者今有

貂毫筆

前輩論用墨以為淡即傷神濃必滯筆余謂宿墨斷

不可用若新磨者濃亦可用獨於暑月作小楷必

須吳去塵程君房等舊墨否則濃淡都不可用

論畫

書家能畫者蔡中郎趙岐諸葛武侯荀勗王廙右軍

大令稽康孫位米芾米友仁蘇軾朱晦庵趙子昂

文徵明徐渭

宋徽宗尚人物花鳥故黃筌父子收至六百七十餘

幅徐熙二百四十餘幅而山水寥寥若後世所傳

名家山水皆高宗所收者也

圖畫見聞志云晉武帝臨御得穆王八駿圖本令史

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至隋破臺城爲賀若弼
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
尋獻煬帝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轉摹於世銷
夏記云道碩八駿圖萬歷中藏王元美家如龍如
彪奇詭異常有松雪及白斑跋

劉松年畫生平不滿十幅其設色布景用心精巧筆
力細密可爲畫中之聖者有卷四段宋時在朱子
美處後歸孫退谷今又不知所在矣

按孫退谷庚子銷夏錄載李西涯題云劉松年
畫攷之小說平生不滿十幅此圖四幅作寫數
年始成今觀筆力細密用心精巧可謂畫中之
聖者卷在朱子美處

開封府有吳道子地獄變相圖在相國寺內孫退谷
曾借觀之怪幻異常令人畏懼又府學中有石經
今皆沉沒矣

洪谷子山水皆秃筆寫如古篆隸蒼老無比勝關范

遠矣

巨然以山水傳而銷夏記載其秋塘羣鷺圖秋水既落蒹葭蒼然白鷺羣立坡陀蕭然傳神寓意在筆墨之外較之徐熙輩逕庭矣

李方叔畫品云趙昌有齒苞圖又曰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退谷云以趙昌比徐熙則差劣其後若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此論似爲得中

按孫退谷銷夏記云趙作齒苞圖見於李方叔畫品予得之故內絹已斷落而畫處一絲不傷其畫花葉稠疊滿幅一俯一仰各具情致

胡瓌范陽人與其子虔俱能畫犬所畫皆番地之景蓋爲東丹王作者居多舊稱瓌用狼毫筆作畫極清勁聞孫北海家藏其一卷甚佳今不知落誰手易元吉有猿猴圖宣和譜中謂之寫生戲猫圖後有宋裕陵御題又趙文敏跋字甚佳昔在退谷處

東坡畫竹派出湖州而神韻魄力往往過之朱晦翁云東坡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尙可想見也畫評云文與可畫竹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
銷夏記云趙希遠長於畫魚余見一卷備盡噉啣游泳之妙後有陶南村錢雪翁嚴分宜諸家題俱甚工希遠名伯驕伯駒之弟大年之孫以宗室爲湖州太守貴介而有此清韻亦可取

石田翁花鳥與山水并傳予見揚州項氏所藏東莊圖二十幅妙不可言惜尙缺四幀不知歸何人耳按此冊據趙子鶴言昔曾見之丹徒馮氏聞以三百金得於故家後有董香光長跋當時惜未備錄云

大瓢偶筆卷八

偶筆識餘

昔人作書喜書詩賦或雜文或故事間有論筆法者
余獨好考訂碑版源流不但本地風光體固宜爾
傳之久遠亦覺有功金石間中有一少年日赴裝
潢家錄余所書多至成帙亦好事之尤者也

余爲人書每喜論金石之文友人以爲何不書自作
詩余曰信本好書故事歐公好記近事皆非無益

然猶不若金石之切要也故余創爲之若詩句則
須預先排字又覺太熟故不多錄如書經與禪伯
句非余之所知也

書之體秦有八漢有六庾元威有百二十韋續纂五
十有六郭忠恕之論王南賓三百有六十夢英之
目十八趙凡夫之目九若其通古今而不能變者
則惟真草隸篆而已

篆法之壞自李監草法之壞自張長史八分之壞自

韓擇木此語大有意味

篆書自李斯後有蔡中郎李陽冰徐鼎臣吾子行此
其最著者也若瞿令聞郭忠恕夢英李寂輩雖名
不甚盛終當勝周伯琦李西涯喬白巖徐子仁輩
趙承旨云篆法自李斯至宋吳興張道士而止張道
士不知何許人承旨推崇如此而其名與蹟皆不
傳何哉

朱竹垞檢討曰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正尹宙魯峻武

大票作筆
二
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也一種流麗
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諸碑是也一種奇古夏
承戚伯著是也鴻都石經則兼三者而有之益悟
中郎之妙余謂中郎碑奇古中兼流麗不兼方整
況尹宙又豈方整者乎

世人多謂古人筆迹鉤鐫入石筆法已失三四加以
世遠磨泐古人神理益不堪問不如前輩講論筆
法之書猶爲得訣余謂不然古人碑版猶之祖宗

之畫像也前輩講論之書祖宗之傳誌也祖宗畫
像雖當日傳寫不能盡得神情然視規模舉止必
不大爽後世子孫疑其不類又以日久模糊取傳
誌之所載者而夢想之吾恐畫像之所失者一二
傳誌之所失者常八九或有不止於八九者則以
行道之人爲祖宗矣烏乎可

六朝及唐初人皆尙臨摹其曰廓填者卽今之雙鉤
曰影書者今之響榻也又丹鉛錄云旁書釋文亦

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旁黃影之是也

自唐宋人有雙鉤廓填之法後世卽以此法施之唐宋之人然鉤填者不過墨蹟近則取石搨而鉤填之且不問真贋好醜見卽爲之其不知者則以耳爲目見題跋印記前後分明自然誤認爲真苟或知之亦必舉海嶽下真蹟一等之說解之矣奚怪乎鉤填之日多也

唐人最好書然無集古人書彙爲一帖者有之自賀監鉤填始至南唐乃入石南北宋遂有三十餘種之多明末至今幾至百種而惡不可言矣

古人碑版多自刻如鍾元常王子敬李泰和顏清臣輩皆然今人多不能書卽書亦豈能刻耶

宛陵刻工劉光暘字雨若甚有名涿鹿馮氏快雪堂其所刻也然惟蔡蘇黃趙諸書可觀餘則惡矣大都在馬天游米典六下

今世勒石未嘗無人但爲風氣所錮蔽不論何人書
概以董宗伯法刻之如尤天錫刻褚鉤蘭亭翁氏
刻工刻余十三行跋之類凡遇轉折鉤趯皆用滾
刀殊可痛恨鍾太傅王子敬李北海顏平原以及
文氏父子皆自勒石趙吳興非茅紹之刻則不書
誠非無見也

古今來收藏法書碑刻之家在帝王則有梁武帝唐
太宗李後主宋太宗徽宗高宗金章宗在臣下則

歐陽修蘇易簡王晉卿米元章章惇李瑋賈似道
石元之趙明誠趙蘭坡張與可郭北海趙子固謝
奕修沈石田史明古華夔王弇州韓存良項子京
吳用卿嚴嵩焦弱侯曹秋嶽孫北海朱卧庵卞令
之徐興公陳磐生林同人潘稼堂陳香泉余所知
者如是而已

朱竹垞家有智永千文石少三塊褚中令千文石神
龍蘭亭石趙文敏千文石文賦胡笳十八拍石皆

墨林項氏物也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法帖多宋板宋搨康熙己丑皆入湖州書賈朱洪甫之手書雖售人帖尙未出也禾中曹秋岳侍郎好金石之文聚八百餘種生平不輕示人沒後二十餘年其孫盡載入吳不問妍媸概以微值售之余所及見者尙三百餘種然宋搨者已無一紙矣

吳門朱卧庵收藏法帖最多康熙中卧庵下世其子不能守宋搨法帖如墓田丙舍停雲館祖本黃庭經玉版十三行夫子廟堂碑小字麻姑壇化度寺碑之類百餘種皆歸陸其清元明間搨本如宋文貞碑側記東方贊爭坐位之類則歸謝滄澗翁康飴所得大都皆畫卷無宋搨法帖滄澗得畫亦多聞俱散失

吳門藏帖向惟朱卧菴一人卧菴後帖皆散失無繼起者近因余與屺瞻留心於此而藏者遂多矣

宋盧節度借盧匡右軍借船帖匡但許就視今人如
匡者皆是且有并就視不許者噫何其鄙且愚也
余見王大司空儼齋家大觀帖有翰林院官庫本記
云是籍沒賈似道悅生堂物後人遂以本記有無
爲驗嚴嵩寶善堂書畫有袁州府半印張居正書
畫有荊州府半印亦經籍沒故也

會稽石元之刻法帖二十七種始於壇山石刻終於
白香山詩予於何庶常青陽齋見潘次耕太史所

藏小楷十五種皆非他帖所及而諸經尤精又筆
陣圖在歐柳之間雖有敗筆亦與他本不同惟定
武蘭亭平平耳庶常曰曩在王儼齋司農家見搨
本行押如顏太師爭坐祭姪諸稿更在蘭亭下
庚寅正月於南京書賈家見小楷七種雖非宋搨而
俱可觀不知出何帖不在石元之下七種中東方
贊爲最麻姑壇次之破邪論又次之餘皆平平
壬辰夏廣陵得舊搨小楷十四種皆極佳而曹娥度

人經尤不易得忽爲李定洛奪去至今恨之

張超然孝廉得舊帖十七種於秦中岳氏正草俱備而可觀者惟廟堂碑定武蘭亭黃庭四五種而已然皆非宋搨若其餘法帖如不全樂毅論小字麻姑壇破邪論序消災護命經紙墨雖舊舉無足觀超然究心八法不妄收藏岳氏爲王覺斯親申諸經覺斯審定不知何以濫觴若此豈岳氏業已珍藏孟津不復爲之區別耶抑孟津賞鑑止於如此

而超然又以孟津故不敢有所區別耶余始聞而索觀不得旣而過常熟借觀於瞿氏之馭娑館故論列之如此

曹娥碑佛遺教經破邪論東方先生畫像讚洛神賦麻姑壇記余尙未見有善本曹娥破邪雖潘稼堂所藏會稽石氏宋搨本亦皆平平他更可知遺教以繆武子家宋搨本爲第一然不堪與頴上黃庭作奴麻姑壇陸其清家及余所藏皆宋搨也然亦

不可有可無畫像洛神余尙未見宋搨本姑置勿論
南京馬庶常觀我家有宋搨聖教序二本一有王敬
美跋徐藝初侍御家有宋搨化度寺碑宋搨真草
書書譜余皆不得一見

查聖俞云小字麻姑壇記玉枕蘭亭序真蹟俱在虞
山錢牧齋家絳雲樓火遂失回祿之手按周亮工
題跋稱麻姑真蹟在徽州吳仲生處不知何時歸
絳雲樓若玉枕蘭亭則是歐書如果取燈影縮小

則又無所謂真蹟矣

日下舊聞載國學碑八曰石鼓曰亞棲千文曰周伯
琦臨定武蘭亭曰王興祖書丁香花詩其樂毅黃
庭爭坐金丹皆趙文敏書今石鼓皆存文雖不全
猶可揭千文爭坐止存數行爭坐亦不佳黃庭金
丹相傳明時移入朝天宮明末朝天宮火石失所
在蘭亭樂毅尙可揭蘭亭是伯琦奉旨臨定武本
秀潤有餘蒼勁不足樂毅則堅勁舒徐不但勝文

大票仙筆
九
敏他書已也

己丑小除余於南京碑賈周自邵家見未斷聖教序
有閩中徐渤等題跋明日屬李東也市之而東也
攫爲已有庚寅春正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布政司
瞻園見趙榮祿行書小詞真跡字如桃核大蓋松
江提督張侯又南家物也侯死流落人間不知寶
愛余以微直市之垂成亦爲東也奪去此二事至
今悵然東也名杲寶坻人學書於亡友姜編修西

溟又問筆法於余酷好余書當未識時卽藏余書
數紙大抵皆奪自他人之手亦少年中好事者也
自子敬好書洛神賦而智永效之書千文八百本褚
遂良效之書陰符經百五十本至宋元以後人則
直以此爲例矣

老子道德經見諸紀載者有十一爲逸少換鶩書一
爲唐元宗御注在邢州龍興觀一元宗御書在閩
鄉縣祥符觀一在明州不知何人書一蒲云雙鉤

本一岑口旦書一終南山說經臺本一張卽之書
一朱希真一松雪本

古今書文賦者四人王內史褚河南米襄陽趙承旨
然王褚真蹟不傳

古來一人一事立兩碑者則有峴山羊叔子碑兩人
共一碑者三代則有伯夷叔齊兩漢則有益州刺
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咸平侯相劉君
按宋婁彥發漢隸字源碑目一百八十八中山

相薛君咸平侯劉君斷碑金石云碑不完惟存

上一段而題額尙全云漢故益州刺史中山相

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咸平侯劉君碑古無兩

人共立一碑者唯此耳此書兩稱皆爲咸平侯

今云咸平侯相未知孰是然咸平必咸平之誤

成都王子達云石泉縣大禹生處也石壁上有禹穴

二字甚古縣令每搨以遺人今又別摹一碑以便

印搨曾於成都見搨本今縣令則潛江朱悔人云

又曰峨嵋山有萬年松高尺許或數寸不近水土
十餘年不死

康熙庚辛間杭州織造孫公文成開河自城通至西
湖得一碑云柳翠之墓少時見徐天池四聲猿傳
奇以爲未必有其人今既有墓則非寓言矣

唐以前碑版明清間出土者在邵陽則有曹全碑在
西安則有吳將軍半截碑蕭思亮墓誌銘王居士
塶塔銘在安平則有崔敬邕墓誌銘在蘇州則有

唐顧良輝墓誌銘周真墓誌銘在福州則有陳司
徒墓誌銘溇縣則有靳府君碑海寧則有張希超
墓誌銘終南山則有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
高陵則有李輔光碑

營州刺史崔敬邕碑於康熙間出土吳將軍半截碑
邵陽令曹全碑皆萬厯間出土長安縣丞蕭思亮
墓誌銘靳英布墓誌銘陳司徒巖墓誌銘皆出自
近歲

近時新出碑版如王居士塼塔銘梁主簿蕭縣丞崔
府君墓誌銘曹景完碑字畫極其清楚與唐初搨
本何異而世之耳食者每以其非舊搨棄而不收
亦惑之甚已

唐人碑版至今日不漫漶磨泐則重摹洗剔失却本
來如思古齋黃庭經廟堂碑九成宮之類是也惟
明清間出土者筆畫完好如新往往精彩可愛然
亦須及時收搨數十年後恐遂不可問矣

金石之文日消月鑠不可紀極如鐘鼎等銘趙明誠
金石錄載有四十餘種今惟焦山鼎銘與景龍觀
鐘銘而已長安石刻周世宗時京兆門拱搨獻王
溥者尙有三千餘本今且不滿百矣可不及早愛
護哉

金銀施之他處皆可獨不可施之碑版如陳倉石鼓
武后述志頌香山波羅碑皆用金填雖極盡尊崇
之意然似削圓方竹杖矣

古碑漫漶者後人多洗而通之就余所見如醴泉銘
廟堂碑慈恩聖教序記西平王碑圭峰碑潁上黃
庭道因碑嶽麓寺碑皆重洗者也一經重洗古意
失矣失而不盡者惟潁上黃庭耳

碑之最難搨者莫如泰山銘中興頌岫嶽碑會稽山
碑瘞鶴銘秦東門三字然往往於無意中得之

李異渠云搨碑天氣須春秋溫暖時候如風燥天則
搨時易乾少選復潮墨難用矣夏多石汗不可搨

冬墨易暗亦不宜搨異渠留心金石家藏十七帖
爭坐位帖余曾采其言入書要

漢碑莫多於山東四川唐碑莫多於陝西若京師河
南則唐以前碑皆有而不能多又因土人畏官司
求索之累往往錐鑿而殘毀之或官取修城疊橋
砌渠岸其甚者則砌湯池支馬棧是以日漸稀少
而後人碑版多不足觀學書者將何所取則乎

近聞北京西山洞中得唐刻楷書經典甚多字極清

楚求之尙未得也

秦中碑版一廢於劉鄩之發長安城再廢於姜遵之營永興浮圖三廢於韓縝之修灞橋迄於今則縣令因惡求索之煩而十不存一矣

昔登封令葉封刻嵩山碑目甚多余在京師與常司寇紫侯者尙二十六種今戊戌所搨纔十餘種耳海內碑版日少其存者又不能卒得良可歎也司寇頗好金石之文意欲盡搜諸行省碑而搨之惜

乎以事謫塞外而此志不遂也悲夫

蜀自漢以來碑版甚多徒以其遠不易致故非甚有力者則往往缺焉成都黃孝廉子達相遇於黔慨然許搨蜀碑相寄同舍陳遵庵副帥又肯致書官斯土者凡孝廉力所不及者必左右之庶幾有可得之道焉昔門拱守京兆搨長安石刻三千本寄王溥顧崇善理漕渠搨漢荊州刺史度尙諸碑贈吳文定公千古以爲美談今予與孝廉非溥拱比

何敢多望得如崇善之於文定足矣於其行也書其語以爲息壤之盟

廖筠洲爲賈師憲刻小字帖十卷王櫛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

按周密公謹志雅堂雜抄卷二圖畫碑帖上廖瑩中羣玉號筠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

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茂悅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又刻所藏陳簡齋姜堯章任斯庵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

世人好翻古帖如靜海高氏翻聖教米蘭亭福州蕭氏翻玉版蘭亭上海曹氏翻十六跋蘭亭之類而聖教十六跋爲最下

後人眼力不及前人往往見晉唐贗蹟誤認爲真輒
勒諸石貽悞後人後人又復輾轉相悞遂至不可
救藥如閣帖內王右軍卷中夫人平善真賞齋帖
內王方慶所進王氏諸跡皆可刪却又有字蹟本
無足取徒以其名重千秋如通鑑草伯夷頌之類
者甚多亦宜刪却

宋搨法帖最難辨若以麻布文爲據則余見澄心堂
紙搨國學蘭亭至於墨則更難憑矣

黃長睿不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米南宮則自
謂能知晉人隨處以寶晉名齋而淳化閣帖所別
真贗後人猶有訾議甚矣辨帖之難也

樂毅論王著僞書李白狂草葛叔忱僞書絕交書李
懷琳僞書大字蘭亭徐鉉僞書筆陣圖李後主僞
書自米趙一出帖無有不僞者矣

自古至今有一書家必有一二贗作者如右軍之惠
式道人張翼是也若張懷素換高正臣五紙高不

能辨其工力亦不可及矣

按延陵姜二酉紹書韻石齋筆談內書家餘派云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元宰然三公同時皆有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并其神情似之能做東坡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

適逸精潔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於卷冊中駸駸與松雪併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元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游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恒在座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虛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倦於

酬應則倩楚侯代爲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於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及賞鑒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此論與此段足相發明錄之以備辨識

補古人墨蹟最難相傳率更令補右軍東方贊缺字王知微補智永千文數百字蘇子美補懷素自敘

六行趙松雪補右軍十七帖司州瞻近漢時三帖米襄陽壯懷賦數行吾子行補碧落碑缺字宋仲溫補皇象急就章闕文文徵仲補懷素千文一百四十一字夏仲昭補趙吳興法華經第二卷夏德馨補黃山谷詩卷每行下缺一字而以率更爲佳餘皆不能無議往時見婁東東園揖山堂董宗伯所書池上篇屏門第六扇字小而拘詢之則宗伯補書者也夫自補且不類況補古人乎

六朝以前人書皆得秦漢意而議論絕少唐人漸有
議論然皆出能書者之口宋元以後最多能書者
殆未有一焉此其說之所以難信也

陶隱居稱張道恩善別法書又魏徵能辨戩字戈法
世人遂有善鑒者不書之目余謂鑒書如說山水
非親身歷過其中曲折言之必不能詳張魏亦偶
中耳非可取以爲訓也

不善書而能評書者惟魏徵一人若平園攻媿後村
弇州赤水未免強作解事

曹倦圃云唐失之強宋失之佚元失之勻余則以爲
唐失之勻宋元則未暇論也

李後主云後世書家可得右軍之一體虞世南得其
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
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窳
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
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

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
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余謂此評誠有根據但歐
甚秀褚變化而張亦可商因改其語曰歐得其力
而失其變化褚得其巧而失其拙張得其變化而
失其收斂未知有識者又以予言爲何如也
唐時竇靈長與其兄子全皆有書名靈長著述書賦
七千四百六十三言古今能書者莫不載入至其
品定之當否則未暇辨

唐張懷瓘撰書斷不載李陽冰張旭雖自有說然亦
終如通鑑之遺柴桑也

泰和書須觀其法華寺碑南宮須觀其易論摹王諸
帖子昂須觀其張留孫勅國學樂毅論華亭須觀
其摹澄清堂帖以後書否則失之遠矣

書貴有骨然骨存其人非可強而致也六朝以前無
論已唐以後如歐褚徐張顏柳范蔡歐蘇黃米朱
文諸公書皆與其人相似絕無軟熟嫵媚之態若

大觀集卷八
鍾紹京蔡京趙松雪輩書未嘗不佳而骨則微矣
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世人言也

王右軍學書於白雲先生張伯高得筆法於常熟父
老宋仲溫詹逸庵學書於紹興老僧其姓氏不傳
何哉

弇州云書力可八百年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而絕
有唐至今才千一百餘年而墨蹟絕無存者若唐
以前更不必言矣今世不乏鍾王之蹟何耶

右軍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云卿書感我而況人乎
又右軍書畢能令百花俱放枝至於此真通神矣
然不識何以能至於是

張懷瓘云右軍書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世人不探
其本遂作意使之不同不知右軍旣得筆法又精
神貫注下筆自然不同絕非臨時排算也

宋高宗云觀右軍書初若食蔗末如食橄欖余謂右
軍書極正大和平並非素旭等類狂怪者可比此

喻尙未切當

按思陵翰墨志余每得右軍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蓋言久之而真味愈出也蔗字誤引

前輩云逸少好鶯好其宛頸如懸手轉腕耳此妄說也曹娥碑謂如幼女漂流於風浪等語皆屬可笑子長史記晉魏以後不甚行而班椽著名右軍書齊梁間不甚重而子敬大行遇不遇蓋有其時苟非

其時雖子長右軍無益也況其他哉

吳匏庵云書家有羲獻猶詩家之有韋柳夫韋柳雖有蕭散沖澹之趣然比之李杜則尙有間況等而上之乎匏庵知東坡耳烏知羲獻羲獻之書其詩中之陶謝乎李杜猶不足以當之也奚論韋柳古之善書者每欲與右軍抗衡如張融答齊高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又柏元人以孔琳之比之而自比於右軍藏真謂右軍草書不如

張芝而自謂非老僧莫入其彀則是抗張芝而過右軍矣夫右軍爲後世書法之祖抗與過皆所難言然取漢魏以上人較之則又有泰山梁父之別若張融藏真之言自是書家習氣與李監斯後一人語同不足爲輕重也

集右軍書相傳自唐至宋十有八家然碑搨止見懷仁集聖教序吳將軍半截碑絳州孔子廟碑見諸紀載者止有行敦集懷素碑楊承源碑胡霈然集

大智禪師碑越王貞集大興國寺舍利塔碑盧藏用集建福寺三門碑衛秀集梁思楚碑唐元度集六譯金剛經洪元慎集越州寺碑沙門懷則集棲霞寺碑沙門靜萬集慈雲寺碑王奐之集焦山寺尊勝陀羅尼經合之所見搨本僅十有四尙少四家未見其目然大概從聖教序出非能於聖教序之外又得右軍真蹟而集之也觀於吳文孔子碑可知已若近時高鏡庭方伯集刻福建西湖碑則

自書居多矣

唐時重書帝王卿相后妃公主作之於上下至草野
閨閣僧道倡優無不習而成名至盜賊亦有工者
帝王書有英偉氣大臣書有臺閣氣僧道書有方外
氣山林書有寒儉氣閨秀書有脂粉氣

唐太宗留心書學遂使子孫無不能書解大紳紀唐
時書家二十有八人而帝王居其半嗚呼可謂盛
矣

父子能書者魏鍾繇鍾會衛瓘衛恒晉王羲之獻之
唐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浩宋米芾米友仁明
文徵明文彭文嘉七家而已甚矣濟美之難也
逸少七子能書者五清臣九世能書者十此又不特
如杜畿徐師道鍾繇韋誕輩祖孫父子兄弟能書
已也至若章友直之家人女子張天駿之廝養婢
則更奇矣

夫婦能書者晉郝方回夫人傅氏王季和夫人荀氏

王季琰夫人江氏王逸少夫人郗氏王凝之夫人
謝道蘊庾元規夫人荀氏唐高宗皇后武則天宋
王晉卿夫人魏國大長公主宋高宗后吳氏元趙
孟頫夫人管仲姬

漳海黃石齋先生有書名其夫人蔡名潤石字玉卿
書學石齋造次不能辨然余在閩購之卒不可得
佩文齋書畫譜載閩秀能書者八十一人至今流傳
者惟蔡文姬衛夫人武則天高氏吳彩鸞喬氏吳

后潘貴妃管道昇數人而已明清以來則絕少近
於江右見婁妃書布政司大堂端表堂三字字大
五六尺亦千古所無

南昌普賢寺額及布政司端表堂二字皆宸濠妃婁
氏所書

閩秀書往往軟弱生平所見惟上海王玠石之女學
二王草書蒼勁有骨蘇州張孟恭之女古誠古明
學顏柳能書屏障

武將能書者頗多如京口甘露寺額則張桓侯書磻
溪廟記碑則高駢書北嶽廟題名碑則李克用書
上華嶽書則李藥師書他如于頔陳游瓌亦皆能
書但不見碑耳

唐梨園黃幡綽書霓裳羽衣曲碑張庭範亦能書宣
和譜收其八件

僧之能書者在晉則識道人南北朝則僧岳道人道
常法高道人在隋則敬脫智果智永在唐則辨才

懷仁懷素惟則亞棲開秘少紀高閑藏知貞慶邈
文智謙法昭曇休景福思惟嵩修上人廣利翹微
道秀仁基廣正翹微重閏大雅智詳温古勤口无
可建初懷惲玄悟從謙靈迅戒成雲臯有鄰湛然
崇簡行敦道欽明法回上人獻上人元雅曇林齊
已景雲誓光貫休夢龜文楚靈詠五代則法暉應
之貽矩曇域曉巒大空彥修宋則夢英元明之間
則紹興老僧凡七十人可謂盛矣

按庾肩吾書品下之上二十人內有識道人下
之下二十三人內有僧岳道人法高道人李嗣
真書後品中中品十二人有釋智永下中品十
人有釋智果張懷瓘書斷隸書章草草書行書
皆列智永隸書草書中列智果隋永欣寺僧智
永爲右軍七世孫有真草蘭亭敘并真草千字
文八百本嘗藏右軍初寫本蘭亭序以授弟子
辨才後爲唐御史蕭翼取進太宗呂總續書評

草書十二人有釋懷素真行二十二人有釋湛
然釋玄悟釋崇簡宏福寺沙門懷仁有集右軍
書聖教序述聖記多心經金剛經及自書蘭亭
後序懷素草書有聖母藏真律公綠天庵自敘
諸帖北京國子監有亞棲千文開秘書有澄城
縣阿那寺碑開元寺汾陽王像碑少紀書有紫
極宮鐘銘高閑有草書予正素座主帖韓昌黎
有送高閑上人序亟稱其草書藏知曾篆元畏

三藏碑興福寺僧大雅有集右軍書鎮軍大將軍吳文墓誌銘開口寺沙門智詳開元二十五年七月有正書進法師塔銘趙子函石墨鐫華稱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温古開元二十五年有行書景賢大師身塔記授堂金石跋稱其書峭逸王文秉有温古禪師塔銘又王維有留別温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蓋温古俗姓王或卽右丞族人也聖善寺沙門勤口天寶九載

四月有行書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弇州山人四部彙云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賈島初爲僧法名無本其從弟无可字學柳公權姚合李洞皆有詩贈之大和六年書西安百塔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稱白閣僧无可開成六年正月正書安國寺寂照和上碑銘稱少華山樹谷僧无可其門人元雅亦能書安國寺內供奉講論沙門建初開成四年有行書慈恩寺基

公塔銘及大偏覺法師立奘塔銘石墨鐫華謂
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實際寺故主懷暉有書
贈隆闡法師碑銘石墨鐫華云此碑行書源出
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弇州山人四部續彙云
筆法尤圓微有聖教遺意勝果院僧從謙有垂
拱四年書沐澗魏夫人祠碑銘靈迅書有同光
禪師碑戒成書有天竺寺新鐘及樓記雲臯書
有東林寺臨壇大德塔銘及題遠公影堂碑陰

行敦書有佛遺教經及撰懷素律師碑齊已能
詩嘗以早梅詩謁鄭谷有前村深雪裡昨夜數
枝開之句谷爲改一枝齊已不覺下拜稱爲一
字師其書有恩益答徹禪師碑及長生粥疏誓
光書得陸希聲撥鐙法西岳僧貫休字德隱號
禪月能詩文工書畫所書或篆文或古體或玉
筋或柳葉有西岳集三十卷其詳具載宋張世
南光叔游宦紀聞西安府學有乾化間僧彥脩

草書宋南岳宣義大師賜紫沙門夢英號卧雲
叟工古篆有篆書千文高僧傳序扶風夫子廟
堂記以上諸僧所書皆有可考他如唐僧尙有
溫雅書珍畏和上旌德碑行滿書乙孤速神慶
碑覃素書宣化寺殘幢契元書戴山書院如來
法身偈義全書洞清觀鐘款識元應書興國寺
憲超塔銘元幽書甄叔大師塔銘齊操書大泉
寺新三門記義叶書重修大像寺記知常書憫

忠寺重藏舍利記宋僧雲勝集右軍書新譯聖
教序善雋習右軍書普濟禪院碑銘靜萬集右
軍書玉兔淨居詩更有沃州僧嗣滿武都僧景
遵錢塘僧思齊豫章僧智成眉陽僧惟悟以及
道雍正蒙可度諸人指不勝屈是僧之能書者
其盛猶不止此七十人也惟其餘諸僧如廣利
翹微廣正翹微之類恐原鈔本間有舛誤未能
悉攷

釋氏能書者自晉至明多至七十餘人而永素則爲
 右軍之正宗甚至陸氏撥鐙法不授他人而授誓
 光豈非以其心地清和蕭閒無事得以致力於是
 耶

唐張伯高草書本得王氏筆法祇以傳其學者乃一
 浮屠懷素而一時之宗素師如高閑亞棲等流莫
 不以伯高爲祖幾如釋氏之達摩亦可笑也

唐裴丞相休書圭峰禪師碑沉著謹嚴得力於歐陽

蘭臺柳誠懸而無初唐秀逸之致今虞山馮氏派
 莫不以圭峰碑爲師以是圭峰碑揚一時紙貴幾
 如廟堂定武之在唐余嘗謂顧芸美學夏承碑則
 夏碑行鄭谷口學郭有道則郭碑行朱竹垞學曹
 全碑則曹碑行陳香泉學崔敬邕墓誌銘則崔敬
 邕行何屺瞻學元秘塔則元秘塔行今馮氏喜圭
 峰碑而圭峰之行又如此昌黎云莫爲之後雖盛
 而不傳信然信然

北齊書載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
 人謂之穿錐余每取為笑談陶甄夫為余言楚中
 有以穿錐立教者余疑其妄今觀無顏錄懸針訣
 云筆欲自下而上端若引繩則真以庫狄干為師
 矣無怪乎楚人以之立教也

余友劉繼莊萬季野王崑繩蔡瞻岷戴田有汪武曹
 皆不能書同學往往笑之予曰自古文人如楊元
 素顏長道孫莘老輩皆不能書不為害也何笑為

雙井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者例不工書余今於韓

慕廬王崑繩戴褐夫汪武曹益信

六朝以前書家北人居多如李斯則上蔡人杜度韋
 誕皆京兆人崔瑗安平人張芝張景索靖皆燉煌
 人蔡邕陳留人師宜官南陽人曹喜扶風人劉德
 昇胡昭鍾繇皆潁川人梁鵠安定人皇象廣陵人
 張華范陽人衛瓘衛恒河東人王羲之瑯琊臨沂
 人羊欣泰山南城人薛道衡河東人大江以南惟

大票仙筆
薄紹之孔琳之陶宏景蕭子雲沈約智果智永數
人若唐以後便南多於北矣

古今來書家能傾動外國者在六朝則有蕭子雲百
濟人求之爲停舟書三十紙在唐則歐陽信本高
麗雞林遣使購之柳子厚薑芽帖朝鮮國王以之
問許文穆公柳誠懸書名達於外夷往往以貨購
之在宋則蔡君謨萬安橋記後石爲日本國易去
張溫甫書女直以金餅購之明則董思白陳眉公

書爲日本所重黎瑤石書高麗使至恒求之以歸
或曰董字今亦不購

書家之貧賤而傳者三代則務光唐終秦則王次仲
漢則李書師張彭祖羅暉趙襲劉德昇師宜官曹
喜衛宏梁鴻郭香三國則胡昭關枇杷左伯晉戴
逵梁陶宏景唐孫位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至公以書名者十人人皆稱
其家學淵源余謂書名亦有贈有蔭如顏氏先世

大票作筆
能書者九人皆自魯公而傳此所謂贈也若王右
軍而後王僧綽王騫王規等類皆以能書流傳所
謂蔭也然至今皆廢矣

古人榜書多不傳如梁武帝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
額不可得見今得見者乃吳琚書董文敏稱爲江
南第一額余諦觀二日似尙有病顏太師虎邱劍
池四字雖蒼勁然有屏幃氣若逍遙樓額則弱矣
陳讜天子萬年四字最惡俗不知當時何以稱之

米元章第一山墨池大字勝其他書朱晦庵大字
鑿厓壁間者甚多雖氣魄小而皆有異趣王龜齡
絕無書名而泉南佛國四字大幾方丈開朗遒勁
與小字無異生平所見榜書以此爲最林焯忠孝
廉節字雖蓋東封頌之上爲萬世所唾罵然字亦
可觀

署書始於蕭何其後有梁鵠師宜官章誕蕭子雲李
北海顏真卿柳公權楊凝式石曼卿蘇軾米芾吳

琚王十朋張卽之朱元晦康里子山董其昌范允
臨

古今善題壁者師宜官王右軍王大令蕭子雲沈傳
師楊少師米南宮數人而至今無一字傳者豈不
可惜

古來題壁者自王氏父子而後惟有沈傳師楊少師
米南宮爲最著南宮之言曰學書先寫壁懸手作
字久之自得趣予以爲南宮說倒了何不云學書

先懸手手熟自能題壁

往時在都直府以內造高麗紙長二丈濶八尺者索
書一時無此大桌乃布於平地襯以大氊跣踞於
上書之又縛長柄帚濡水學方丈書三四日後脚
步方有分寸蓋不難於驟進而易於速退云

明南京陳別駕鋼書小詩於牡丹玉簪花瓣太史沂
手背爲冊鄧新甫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又能於
粒米上書一絕句昔黃長睿跋華嚴經云尺紙作

七萬字以爲奇今觀此安在今人不古人若耶

蔡明遠載米周顏清臣清臣遺以尺書僧契順爲東坡達家信東坡書歸去來辭報之古人之不輕爲人書如此

謝安不重子敬書得之輒碎而不存鮮于伯機與吳興書製作引紙子敬困學且然況吾輩乎亦自反而已矣

康熙初官松江者知府則張羽明同知則彭可謙朱

若一通判則范念祖皆好書凡遇臨民爭以牒素投公案旁積與案等則廢百事而書之至今傳爲美談

弇州四部稿曰昔有開士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劫不被四時風雨人每歎異以爲佛力如此余謂此無足異右軍書能使百花俱放响嶼碑及張樗寮西寺額可避火蘇文忠公柳州荔子碑可解水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能使龍神感動此皆見之

紀載世所共知者也

茅山朱觀妙先生碑不知何人書萬厯間土人捶爲數十塊將以爲灰一日雨中雷火繞之碑復合但碑身微俯而無字處有數孔騎而下者繫焉今十餘年來孔亦合真奇事也道士沈蟾陽爲我云幼時聞前輩云徐青藤書片紙取酒市肆久之不償其值酒家苦之及青藤没人重其書以一金易一字直遂數十倍逸少題戴山老嫗六角扇嫗有愠

色門生設佳饌書新棊版几報之爲其父刮去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作佳書致謝安安輒批還之夫不遇知己王氏父子且不免況青藤乎

米老云大令書好事者每割剪一二字以售金陵瑣事曰永興與員機書有人剪開字字賣之書史云懷素絹帖雜論數事後人剪分二十餘處三公可謂不幸矣

金陵瑣事云有人收得永興與圓機書剪開字字賣

之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
村二字得芋千頭古今相傳以爲筆墨之榮余謂
文皇賺得蘭亭賜辨才物穀各三千永興進廟堂
碑賜金印高宗集聖教序一字一金錢豈特麻芋
而已哉

書價原無一定逸少書戴山老姥竹扇扇止百錢迨
懷仁集聖教序則一金錢購一字伯施與圓機書
礬卿二字得麻一斗房村二字得芋千頭而夫子

廟堂碑搨本價至十萬韓宗儒換東坡書於姚鱗
家止羊肉十數斤而英州石橋銘取以三百千月
林堂榜得錢五萬

字價貴賤有幸不幸焉非關書也如王氏父子在宋
齊時極貴大令而右軍則爲其子所掩至貞觀間
則反是大令書棄而不收遂至割去姓名以求售
褚陸碑版不多而李北海多至八百餘首蔡君謨
在治平時不值一錢而王才叔者不知何許人絕

無一字流傳在當時竟有千金之值東坡書不及君謨山谷而今時貴賤幾至數倍宋仲溫祝希哲自在董思白上文待詔豐考功王孟津雖天姿少遜而學力皆過之何以董思白貴至數十倍真不可解也

書佳者草稿藥方馬券門狀皆可傳如其不然雖佳紙精素勒之鐘鼎玉石愈矜持愈見其醜亦屬何益

右軍書屈於宋齊而伸於梁唐平原屈於王著而伸於蘇黃遇不遇亦有時哉非關書也

書之傳不傳有命存焉非可求而致也古今來能書而傳者固多其不傳者何可勝數耶

碑帖流傳有幸有不幸焉幸則金填瓊裏壁釘帳懸換鶯換羊織錦裝屏護欄布毯名齋龕殿刻塾發陵輦郡解函梁拱藏玉枕排金門列經堂移便坐置於公寢陷於西墉掘於水磨移於墨洞得於耕

者著於散花灘數日不去三宿乃行據船而得剖
塚而取決河開渠而出水過原遷而傳臨則帝后
收則貴妃乞賜則公主翻刻則親王駙馬潤以鼠
鬚栗尾筆綠沉漆竹管銅綠筆格大小龍團茶惠
山泉鏤管鐫以棗木寵以勅字伴以圖像硯影鈐
以汝州長沙雷州荊州袁州府印搨以澄心堂匱
紙拂以丹砂李廷珪墨貫以鐵櫃以銀錠扣貯以
麒麟匣引以雙龍識以七印題以泥金籤裝以金

玉白檀紫羅標織成帶易以金錢銅硯正透犀帶
研山玉座珊瑚僧繇畫梁武像王維蕉雪圖李後
主翎毛徐熙大折枝梨花賜以麟角寶珠銀瓶琉
璃碗內殿鞍馬庄宅絹縠酬以黃金印縣尉男爵
員外郎加入五品保康軍節度使不幸則沉波入
井殉葬覆舟鑄錢質庫棄廚截角種蠶鎮內鑿損
割裂發城修橋營浮圖鑿爲白爲研礮爲柱礎擲
爲梅花翻爲肉案馬槽橫坐具給爲月俸枕於役

夫捶於土人埋於泥沙移於敗屋籍於官庫押於南廊橫於田間斷於地震轟於雷鬻於燈市棄於殺胡林出入於相輪火中培以亂石築以竹篙蹴以馬蹄辱以虜將樂妓鋤以耒耜縮以燈影劓以柄竅伴以舂碓淘以河夫染以茅屋汁以寒具污之雄黃塗之鴟吻貯之甚而至於棄之潭中投之竈下碎於流寇磨於縣令則不可復問矣

元末鄭元祐右手脫骹以左手書予見其薦季直表

跋清潤有格度不知左手何以能爾張懷瓘書斷載大厯中天津橋乞兒以右足夾筆寫經更奇

書不必皆紙也張芝書衣帛王逸少書新棊版几子敬書練袞紗裊素師書衣裳器皿柿葉漆方板澡盤定州僧書沉香所種楮紙陳鋼書牡丹玉簪花辨

作字不必皆筆也周穆王以劍劃吉日癸巳字魯靈光殿匠人以泥刀劃太子釣魚池磚王右軍以聖

大票傳筆
聖
錢石山房
帚書壁柳枝書瘞鶴銘陶隱居以荻書張長史以
髮書裴休搵袖題化成寺額呂洞賓以瓜皮書濟
南寺碑以石榴皮寫七言絕句於西鄰酒家黃華
老人以檳榔殼書大理府三塔寺南李後主撮襟
卷帛而書石曼卿以氈作龜山佛寺殿榜陳白沙
縛茅作字高其佩以指書畫欵張綬以筋書扇余
亦曾以布作山東都司堂額以草帚作方丈字然
則書亦何必專以筆哉

黔無碑版市帖者亦不至忽有持懷素自敘文徵仲
黃庭詹元靖庭菊賦來售者余將却之異渠曰此
燕之馬骨也不與千金則千里馬不至余笑而肯
之

雲南圓通寺碑版甚多且有歐褚等蹟吳三桂未叛
時刻也寺僧又翻木版與碑戶爭利不知者輒誤
買之

黔中巖洞題識前此多出郭青螺今則多陳子文書

或自署名或署前撫軍于公準方伯張公建績蓋
青螺撫是邦而子文則曾知石阡府故也

黔中武侯舊跡最多余曾見石刻一像高四尺上有
順治十六年孤竹王可就題贊

黔中筆墨硯俱無惟紙以野桑樗穀等樹皮爲之頗
類高麗紙但嫌小耳余厚其值令照楚紙擴而大
之遂日書以與人無論借此習字卽無佛處稱尊
亦無不可

黔中碎雄黃以嵌匾聯猶之閩人以山石也雄黃臃
腫山石粗獷皆非雅作

中藥傳黃以增圖編餘之圖人十芝堂校刊

觀山行錄

